

邪黨之家、則其所入於矣家之際、矣身豈有不
知之理乎、供曰、矣身非但連在外方、雖在家之
時、嚴防此等之類、故竊未嘗有此事矣、問曰、矣
身異於他罪人、故至今平問矣、尚今抵賴、是豈
成說、而福占者、曾於矣身之家、在巡廳洞時、聞
矣子進士之好邪學、往見請學、則矣子謂以汝
既年老、不可多學、先學畧干經文可也云云、而
福占亦謂、李叅判之顏面、亦知之云、矣身家已
末年、移居確洞後、亦為屢次往來云、毋敢隱諱、
從竊直告、供曰、矣身必見忤於此輩、故必欲擠
陷矣子、而有此誣告是施、矣身之於福占、雖或知
面、亦無恠矣、而厥謬之為邪學、何以知之乎、問
曰、父為子隱、於理固然、而至於此事、則福占往
來邪黨家、非但矣家、如黃進士、趙時種家、無常
往來、脉絡聲息、互相貫通、則矣子所為之事、矣